

· 論人治及新介界 · 局政析分 · 政施討檢 · 策政判批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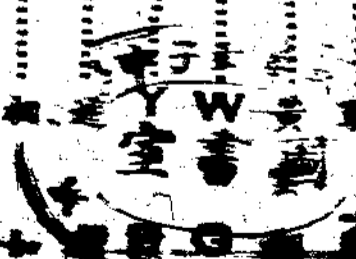
新政治家

NEW STATESMAN

發行人 鄧琳 社長 馬星 總經理 鄧琳

第一卷第十二期要目

大局判斷： 「和平老人」帶回「和平佳音」任竹君	政局展望： 春風和煦話大局譚	政治預測： 醞釀中的倒閣運動魯	新聞報導： 張治中會飛往北平嗎？水	重慶春秋： 政學系日落西山中	新聞分析： 閻錫山何去何從？康	時事介紹： 劉不同炮轟孫太子齊	海島餘聞： 倪文亞舌戰梁寒操齊	派系動態： 休矣！CC齊	人物評述： 北平王——葉劍英齊	政治述評： 桂系無系論齊	時事觀察： 李德全為何南還？齊	人物評述： 俞大維明哲保身齊	人物評述： 劉峙身陷重圍齊	香港通訊： 李清環的武裝力量齊	九江通訊： 夏卓普方天守門齊	重慶通訊： 張岳軍妙計安川局齊	讀者投書： 王——東致書本刊齊
--------------------------------------	-----------------------------	------------------------------	--------------------------------	-----------------------------	------------------------------	------------------------------	------------------------------	---------------------------	------------------------------	---------------------------	------------------------------	-----------------------------	----------------------------	------------------------------	-----------------------------	------------------------------	------------------------------



本刊態度

不偏不倚，因地公開，反映各方而對其問題之明主意見。專重各作者之言論，斷不發表不切實之文章。本刊注重新政治與新經濟之分析批判，及政治新人物之介紹，以達成政治新風氣，促進國家新建設。

發行人：馬星輝
社長：陳星輝
總經理：陳星輝

總發行所：南京林森路一七九號
電話：二二二八八
上海總發行所：上海法租界四三三號
電話：四一〇〇四
京滬區辦事處：廣州路一三六號
電話：一三六六

各地經售處

上海總經售：聯合書報社
杭州總經售：五洲書報社
南昌總經售：南昌鐘錶樓
桂林總經售：廣西日報社
漢口總經售：新湖北日報社

和平神不負和平人

和平老人帶回和平佳音

任竹君

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團團長、邵力子、章士釗、江震等及隨員一行，於十三日由滬起飛，在青島停留了一天，十時日再作北飛，於二十七日下午二時半，由北平返京，安抵明故宮機場，完成了北行旅程。全國人民都關心和平，這次邵團長老親臨帶來了若干好消息呢？也許爲了便利將來進行和平談判，所以在書面談話中很少透露，結果是：「深覺和平前途雖困難尚多，而希望甚大」，邵老對在訪記者說，「爲了和平，你們對於新聞應該盡一些必要之責任。」便側面消息，和談三月中旬可開始，且中共代表人選有大致決定說，我們要這回的，就是「俞多」的「困難」，難在何處呢？而「希望」一甚大，是否「大」到有一決定性的「希望」呢？「困難」一面有一「希望」，這表示中共已答允將在近期內談判了，既可雙方談判，希望自然很大；既有「困難」之點，當然是中共與政府對和平看法不同，邵團長等諸老，最熟悉政府與中共彼此的真意了，必然知道各自的尺底，或認爲尚有許多困難，即是說，雙方雖同意和平但是雙方對換取和平的方式與步驟尚須調和之慮。這和平不僅是雙方「和平之道」，還代表了一「和平之道」，今後要雙方正式代表來折衝了。在折衝的過程中，如何克服困難，減少「困難」，增大「希望」，全國人民既有這熱烈愛和平的心，自不能放棄這和平的希望，這希望抓住這困難能可貴的機會，用多數人的力量來促成和平之實現。

我們如果來檢討這次邵團長和平老人北飛的結果這顯示了和平工作已出理論上的一方面進展到實踐階段及雙方方面的了。邵團長代表在平及石家莊所受中共方面的熱烈接待，及談話時間的久長，想必以一人資格一和平中共早已詳盡討論到各方面的具體問題，尤其對一戰更

困難一和「一戰更難」二點特別交換意見。邵得來和平代表團在平時所得的結果亦以此二點爲重要。所謂「俞多」一來重量，一方既然要堅持和平，那末「和平」如何能「一戰更難」呢？然而放棄八條件中的第一條「懲辦戰犯」一點，在革命浪潮澎湃的中央區域，是否就能然放棄呢？還是困難之處。即使中共讓步可以商量，但政府中人多「戰犯」之名，要政府的負責人誰肯放棄政府地位，委曲求全來求和呢？不和就是戰，戰則「和平」了！邵力子先生深知其中難處，在目前勢力和平過程中，如果和平的一向多困難一直說了，反會使事情弄糟的。想邵老當有其不得已的苦衷處。某位和平老人說：「我說北平即象好，會有些人不高興，所以還是不說」是否恐說了真話會遭受某些人不悅呢？始終是一個謎，也許是書面談話如此簡短的理由。

在二十日北平飯店的宴會上，中共林彪將軍的話，是爲我們玩味的，他說：「北平未經砲火而得解放，對人民是很好的，全國人民盼望和平，共軍對和平有真誠的意思，但對古板美帝，想作掙扎的企圖是明顯的，望公等南返，向人民傳達中共之意，齊爲永久的真和平而努力。」我們知道李代德統對和平是具有誠意的，中共方面對和平的熱望亦具有一真誠的意思，在大前提上，不論政府和中共在努力和平的方針，可說完全一致的。雙方既要求，既熱望和平，都願選擇和平途徑來解決國是，對和平前途理應有希望，確確實實樂觀的。雖然樂觀中還待我們大家去努力。我們總以爲政府既然真正追求和平，不管爲的是人民避災生靈塗炭或爲了保留一些最後餘地，總之是好的，因爲如果求和目的在

政治協商會議的，便覺得國民黨處在用手段，因此在起初接觸和平時，始終不免以着懷疑的心情來討論，恐以為一廣中途妥協了，也許許功盡去，雖然渴望和平，但又畏懼和平，上了對方的「圈套」——「畫地貼膏」，這種心情也是可想而得的。但中共主席毛澤東對和平亦無幾地具有誠意的，他對蔣主席老的第一句話說：「打牌打了這麼久，也該不再打了」，這和平和平之外之音，一聽便知。所以依據許多事實來說，和平的希望確實很大的。大家努力爭取的話，和平的到來將是必然的。

自元旦文告發表起，在兩個月之中，和平已由呼喊進至談判階段，說全歷程來說，大局由戰爭轉向和平，已是歷史的必然性了。這一次蔣主席老歸來可以說高老百姓望和的情緒，和平工作已奠下了基礎基礎，要是大家「捨除小我」，一完全大發，和平前途豈還有不少困難畢竟希望是很大的。

如今首都一處鬧空了的政府機關，已恢復了熱氣，緊張，大局在急轉而下，走往廣州的孫科吳鐵城於二十八日回京了；同日立法院在京舉行復會式，重冠賢強調本會的工作旨在督促政府謀取和平之實現，張治中，張羣，白崇禧，程潛諸氏代表了西北，西南華中，地方的意見；在蔣主席老回京之後，正舉行着重要的時局會議，李代總統蔣主席之後，正聽取各方面對和平進行的意見，準備擬定了政府方面對「八條件」詳擬的方案，由正式和使往平時與中共進行折衝。現下政府和談代表邵力子，鍾天心，黃紹竑，張治中四氏亦集於首都，一旦準備工作完成，即可進行正式談判。京中傳說軍事將領前擬整軍方案，作為談判之依據，不管蔣主席老沒有詳盡道出北平接觸時的實情，但是我們都知道這大收獲極其圓滿，查就老百姓立場來說，和平實現，就是第一等的大事，天大的「喜事」，至於黨與黨間的吃虧便宜不太關心。因而如果說「和平老人

醞釀中的倒閣運動

行政院長孫科會皇逃離廣州以後，南京的行政院人去樓空，直到目前為止，南京還是陷入無政府狀態，這責任問題，根據一般輿論和指責，孫科院長是不能辭其咎的。

孫院長到了廣州以後，第一個重大措施便是召集粵粵以及台灣的一些立法委員，準備立法院不日在廣州復會，並且開始整理報到手續，另一方面成立臨時立法委員會，雙方活大，非在廣州復會不可。因此，李代總統一看情形不對，才請于院長和盧院長馬漢英等，孫科等，請孫科等要與全大局，不可真注一擲，否則代總統的地位實在處不下去，可是，少壯脾氣的孫太子，并不管這些，反面孫科民黨紀念週會上大聲疾呼還都有其必要，同時立法院在隨後復會基於種種便利，不贊成在京復

會，因此，留京的大多數立委早就對孫院長這種作風失去了信任，於是醞釀「倒閣運動」，給他一個下馬威。看他怎麼辦。

以後李代總統弄得無法，唯恐引起更大的內亂，把局勢弄得不可收拾，不惜移轉於蔣主席在廣州，在蔣主席之前，李代總統曾迭次電蔣主席，但蔣主席不重視，置之不理，一直等到李代總統和飛機，蔣主席才答應不日來京。

由於李代總統之去廣州，一般人尤其是粵粵的立委更加深了對孫科院長的責難，但粵的緊要，便也一天一天加過度發展起來，況且孫院長會上辭呈，表示不願幹，新院更若者有其事的接發電報，說李代總統於必要時，將委任孫科院長的辭呈，另外勸色適當人選，重選新閣。

倒閣的聲浪越來越高，但能否變成事實，却要看孫科「硬」的程度如何而定，比蔣主席三令五申在揚秦，如果孫科堅執送不信，立院對內閣投不信任票的，弄得不好，孫科大變，在這種倒閣的聲浪下倒下去，以後不會再有東山再起的機會了。

在：倒閣運動尚在進行中，行政院前院長吳鐵城致電蔣主席，據說，他沒有一套手法，他一方面在：倒閣聲浪很高，另一方面却很想把坐車拉回來，這是一般的看法，吳本人對蔣主席是不成問題的。在科已的辭呈下，他是覺得遺憾的。因為吳是政學系的首領，吳本人便是孫科的天之子，吳在太子未治下的行政院，是無什麼問題的。

「和平陣」是不會辜負「和平人」的，全國人如果真要來和平，和平的來到，不會太遲的，和平陣有她的驕矜，她贊美一調談實的永久的和平追求者，而唾棄表面和平實際上喜歡戰爭的偽君子們，當大家在尋求和平的時候，每一個人應該洗清自己以往錯誤的血手，刷洗去靈魂上的懶惰，用着熱誠，以虔誠的心情，祝禱「和平陣」天使的來臨。

歡迎批評
歡迎投稿
歡迎批稿
歡迎批銷

張治中會飛往北平嗎？

水車。

為了和平

首途近旬來的
穿雲過海

陰霾，也弄正和這
當前的天良一樣，
然而畢竟是大地回春的時候了，這滿
天雲霧遲早會一掃而空！我們若且
不望遠處去看，那非走和平政治和平
最起勁的和平將軍張治中，曾經兩度
向中樞懇請和談代表，這一回居然又
打銷了希望，連着「逍遙」號的專機
，「穿雲」一過第一，冒着惡劣的氣
候，從廣州飛到了南京，也在正是因
爲張將軍善於「穿雲」一過第一，接
開了這滿天的烏雲霾氣，讓人們又可
以輕聲地舒了一口氣。

張將軍在日前本報上曾經爲張將軍
懇請和談代表，作了一個簡單的分析
，我們曾比較「和平」與「一團」在來，
張將軍是培植這在來的團丁，張將軍
的西去，花容失色甚至會憔悴，張
將軍的東來，雖然不會辜負大眾的熱
望，讓這朵「花」一團散得吹向東，
讓每一個人都可以嗅到一些芬芳的
氣息。

者，可以說這是張將軍到南京來「空
前未有」的現象，忙煞了張的副官和
參謀，累壞了公館裏的桌椅和地毯，
而張將軍的這賓客，更使他更難堪
，然而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寄託，
那就是當他們與和平之花芬芳的氣
息的時候，他們也就甘之如飴了！

和平花朵

張將軍到南京
勢必怒放

的第二天，舉行了
一次非正式的記者
招待會，也可說是
委託新聞界代表發表一些新的和平
消息，新的和平展望，他說：「他對
和平向來是至誠的，美觀原因至爲明
顯，因爲和平是人民需要的，全世界
的人民都要求和和平，難道中共不
應該大家要求和和平，當然可以成功
。至於談判中的波折，是在所難免的
，不過最後一定還要和平。」他又說
：「我到西北之後，并非對和平消極
，因爲大家要我留在西北，西北文
化界人士招待會席上，出席三百餘人
，曾舉行一次民意測驗，一致要我留
在西北，一個人實在捨不起兩軍重
，辭和談代表係處於此，政府未准，
我仍不希望做，但政府不准時，我又
有什麼辦法呢？」

「和平」的張將軍，將繼續爲「和
平」而奔走。我們會相信只要這
「團丁」熱心誠信，努力灌溉，和平
之花，總有開放的一天！

張將軍東來以
後，大家都不覺這
不借北上。有一個急於知道他
的第二天行蹤，他
會上上場，他會到北平去訪蔣中央的

自孫越會與南遷，立法院也隨着遷，幸李總司令
南京，至誠促進和談，人心日漸安定，具有王蔭威的，委
，爲了良心的驅使，兩軍主理商談夜會，現在終於和聲
會了。但張治中張巨頭如談立夫之說，心中不甘，爲了少
數人的利益，不惜發動他所能控制的六十多位立委，主張
在博愛會，如無其他壓力，則將請出對台戰，其否會引
起政潮，留台立委也復會的時候和地點問題，開得極
難，在二月二十三日那天，留台立委開會，在中央
開會，由梁寒操主席，席間C系大將無天放，權中反對
赴京，因同一黨派出者頗多，聲勢浩大，惟張文高堅持
異議，他說：「大家到南京去，坐下來再發表意見，不必
在台北中區空談表一，這時張治中與梁寒操爭論，梁
舌劍，此表前往，力戰二十餘分鐘之久，梁寒操表示，口
本寒操有罪，且還直氣壯，滿面不懼，張治中與梁寒操
談透心之論，終不放棄理直氣壯，爲了和平關係，張治中
苦戰，現知梁寒操，即與張治中爭論，最後一個「回馬刀
」，一語使梁寒操一，終歸於失敗。

倪文亞舌戰梁寒操

黃雲

自孫越會與南遷，立法院也隨着遷，幸李總司令
南京，至誠促進和談，人心日漸安定，具有王蔭威的，委
，爲了良心的驅使，兩軍主理商談夜會，現在終於和聲
會了。但張治中張巨頭如談立夫之說，心中不甘，爲了少
數人的利益，不惜發動他所能控制的六十多位立委，主張
在博愛會，如無其他壓力，則將請出對台戰，其否會引
起政潮，留台立委也復會的時候和地點問題，開得極
難，在二月二十三日那天，留台立委開會，在中央
開會，由梁寒操主席，席間C系大將無天放，權中反對
赴京，因同一黨派出者頗多，聲勢浩大，惟張文高堅持
異議，他說：「大家到南京去，坐下來再發表意見，不必
在台北中區空談表一，這時張治中與梁寒操爭論，梁
舌劍，此表前往，力戰二十餘分鐘之久，梁寒操表示，口
本寒操有罪，且還直氣壯，滿面不懼，張治中與梁寒操
談透心之論，終不放棄理直氣壯，爲了和平關係，張治中
苦戰，現知梁寒操，即與張治中爭論，最後一個「回馬刀
」，一語使梁寒操一，終歸於失敗。

閻錫山何去何從？

康 道

閻錫山困守孤城，舉世景仰，可惜風雲亟變，傅作義和平於前，政府南移於後，致使此老將不得不二度南來，以觀究竟，今後何去何從？將軍已臨嚴重的考驗了。

這位年當古稀的老將軍，二三十年來山西實際的統治者，去年冬天在平津易手前夕南來一次，今年春天和談進展正在一波三折之際，又告南來，三個月中間兩度南行，究竟為的是什麼事？

閻氏去歲來到南京，因為太原發生饑荒，為太原四百萬軍民向中樞請命，當時政府還未表示願與共黨和談之意，華北軍事形勢正在逆轉的時候，為着使太原留一個軍事上的一據點，所以對挽救被圍太原的一切辦法，都為當局所重視，以保存屹立在華北的孤城。何況閻氏親自來京，那時蔣總統除破例的往機場迎送外，對太原糧食問題，曾經召集陸海空軍的首要，在黃埔路官邸為這件事商議了幾次，親自籌劃，問題當然順利解決，所以閻氏在京僅停留了短短的幾天便飛回太原，到了太原以後，此老對人表示，此番南去與中央商洽空投糧食事，結果圓滿，並且替他的幹部，士兵，人民大打其氣。

後來不僅共軍進佔了平津，徐州蚌埠國軍也告撤守，戰火燃燒到長江邊岸，政府機構準備南遷，接着蔣總統在元旦文告中表示願與共黨言和的意向後，不數日即告退休，在共軍揚言要進攻京滬的謠言復驚動了政府，隨後行政院以下各部會連海陸空軍總

部均告南遷，南京成了空城，因此原來已經洽妥太原空投糧食的這回事拋到九霄雲外，大人先生們帶着太太少爺小姐逃難要緊，那裏還有功夫再來理會這件事？實在說，戰事也變化得太快了。閻錫山坐鎮孤城中翹望好音，不意經此變化，憂急萬狀，因此

再度有南京之行。

據悉，閻到南京後，對有關當局這種三不管的作風大表不滿，最後當然還是找到這位代總統，原先準備在南京交涉沒有結果的話，還擬去穗一行。後告解決，此行遂作罷論。聽說別的都無問題，就是飛機太少，怕調

李總統私人代表滿天飛

馬 駁

李宗仁先生，以「備貳儲位」的身份，由於國家的需要，一躍而登元首的寶座，大可發揮他的政治抱負了，無如艱危投命，即面對兩大困難，一是如何促進和平，二是怎樣使內部團結一致，前者由於和平老人邵力子先生等赴平，已露明朗的曙光，後者由於移樽就教的結果，也使京滬間的隔閡漸漸消逝，他的政治風度和公忠體國的精神，已獲得舉世的贊揚與擁護，不過他的平民作風，似有修正的必要，在民主科學的時代，我們雖反對「深居簡出」的帝皇座尊嚴，更反對「唯我獨尊」的獨裁做法，但運用機構，借重組織，則未可厚非，今天也許是行政院遷穗的關係，我們看見李代總統的做法，仍是孤家寡人一個，好像沒有總統府一樣，雖然李代總統的身旁，未嘗沒有才智之士，例如僕僕京滬的甘介侯，飛台的程思遠，去港的黃紹竑，赴平的黃啓漢，留京的邱昌渭等，大都是立委資格而以私人代表身份出現，自然黃、甘、程、邱等諸先生，於公義私誼，都有幫忙的必要，但名不正則言不順，長此以往，終非國家體制所許可，也許李代總統宅心仁厚，大公無私，在此微妙政局之下，用人行政，不得不密慎處理，以免影響大局，但古人說，「用人唯才」，並且說「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怨」，只要他們是人才，又何必迴避，否則，總統府有的是秘書長，有的是參軍長，何必私人代表滿天飛呢？

度不過來，經有關方面的再三研討，這個技術問題始獲解決，中央還答允撥一部份布疋為太原幾十萬軍隊作春夏服裝之用，並且還有很多的藥品

但是閻氏此來，為什麼不遲滯南京，先在上海停留一宵呢？這裏面自然大有文章。因為那一天賴樸翰剛從廣州來到上海，閻氏看準了這一點，要與賴氏一晤，因為賴氏看準了這一點，面呢？這不是為了美援，而是聰明人賴樸翰是同情政府對中共用兵的，此次在這個關頭來到中國，任務為何，不問便知，因此他與賴氏談一談，照直接援贖傅作義的辦法來援助山西，傳聞正獲有成就。

從表面上觀察，閻之南來，為了美援，為了糧食。實際上並不這樣簡單，除此而外，他來到中樞，是看看大局的發展及探聽政府對和談的意向。

閻雖已年邁，然治事極精，有先見之明，而且無論什麼事也不講人情，最先見他的一切步驟和做法，都是嚴肅的，後來局勢的發展，中央改變方針，與共黨言和了，這是閻老將軍未曾想到會有如此突變，因在太原，對一連串所發生的重大事件，無法預知底蘊，他為了太原的命運，事實上也就是他的命運，決定來京一行。觀

策大局。就商中樞。以決定他今後的方針。苦心可見。

傳說他在京期間，曾和密飛奉化，晉謁業已退休之蔣總統，官方則加否認，但是有人透露：蔣氏有兩件大事，確曾與總統商議。

一為青島問題。青島位於山東半島，濟南一失，已無軍事上之價值，且三面環海，共軍有三十萬之衆，對青島採取包圍態勢，欲守亦非易事。美國因青島無利用之處，準備撤離如

休矣！CCC

W G

它是國民黨中的頑固派，它自己走上了窮途，
把國民黨也帶上了末路！但是它還想借屍還魂，作
臨死前的最後掙扎！

一又據一國民黨在政治舞台上「要」了二十幾年的CCC系，只要是稍許熟悉政治內幕的人，都會背得出它的一本歷史；他們打出了一「以黨治國」的招牌，喊出了「以黨治政」的口號，然而結果他們是「以黨起家」，「以黨自肥」，他們心目中，是想造成一個「蔣家天下」，「陳記江山」，然而，今天，他們自己已走上了「窮途」，把整個的國民黨也送上了「末路」，「蔣家天下」成了曇花一現，「陳記江山」更成了夢中泡影。

在國內國際的地位開始動搖，而居然演變成今日的窮途末路，在先生還沒有決定宣告退休以前，CCC還一直在仰鼻息，看顏色，希望能夠有一副回春之術的良方妙藥，然而「萬事不由人作主，一生都是命安排」，也許是CCC的「命」該如此罷，「時」竟捨它而不顧了。在CCC看來，他們是「壯志未酬」，一片「良辰美景」，就如此像「流水」一般的付之「大江東去」，無怪乎蔣的退休之日，陳立夫谷正綱之輩的號啕痛哭，有「如喪考妣」者。

CCC系面臨着時局的考驗，潮流的洗禮，應該是大澈大悟的時候了，然而兩個月以來，我們所知道的，僅僅是恰得其反的情形，自從蔣先生離

人當然不會完全知道，但是這裏點，還是以「蔣的復位」和「繼續反共」為出發點，蔣氏當然不致於會完全接受陳所提供的意見，然而這敲邊鼓的那麼起勁，又怎不惱人心眩呢？陳立夫到廣州，最大的一個目的還是在策動立法院堅持在穗復會的原意，他想利用孫科和李宗仁之間的矛盾，藉機造成了南北對立的局面，使今天這個已面臨崩潰的政府，再重演一劇南北朝，陳的用心也可算是良苦，然而李代總統已經看破了這個破綻，知道CCC系在廣州的活動，會影響了蔣總統之距離，所以他才毅然地移轉就教飛往廣州，親自解決這個難以解決的局面。

可是CCC系非沒因此而中止他們的活動，也並沒有因此打斷他們的初衷，儘管立法院決定在南京復會，他們在廣州仍然可以策動一百多個立委，也來一個復會，谷正綱和劉文島二十五日在廣州就公開地辱罵蔣實賢，露出了他們那付猙獰的眞面目，他們罵實賢和在京的立委都是苟且偷生之徒，是準備投降的份子，并且要逼電蔣免實賢，在二十五日的座談會中，仍舊決定「立法院應在行政院所在地復會，絕不作城下之盟」，其實這一套CCC要的手法，誰個不知道？他們是預備在廣州借屍還魂，作臨死前的最後掙扎。

陳立夫二十五日又匆匆地從廣州飛到了台灣，他這次的行蹤有兩個目的：第一是要見他的哥哥陳果夫，也許是商量一下CCC今後應該走什麼路？因為他自己並沒有感到他們是在走下坡路，第二陳立夫準備會見陳誠交換一些有關軍政的情報，同時對於蔣

美軍一旦撤離，青島命運殊為危殆，當時當局曾令守軍劉安琪為集中兵力，縮短防綫，亦隨之撤守，閻認爲美援既有望，仍有保持青島這個港口的必要，美援物資從青島上岸後，轉運太原，則甚便利，如青島不守，勢必在華南一帶港口上岸，再自華南空運太原，距離過遠，政府如要太原，應先保持青島。此點已爲當局採取，所以青島由將撤而不撤，便是這個道理。

二爲內部團結問題。閻氏滇貴將總統，應以全力支持李代總統，使內部團結一致，以渡當前難關，否則，他祇有走傳作義的老路了。

以上兩事，雖屬傳聞，非不可能。閻氏這二三十年來經過多少政治上的變幻，但他山西皇的寶座，始終屹然未動，在政治舞台上，他又沒有翻過跟斗，這不是奇蹟，因爲他善變。大局進展至此，他將如何變法？這是臨到他最後也是最殘酷的考驗了。

蔣自出問題，徵詢陳氏的意見。因爲他在懷揣着「蔣家天下」，「陳江出一的勞苦！」

CC系與政學系青年團支持了國民黨，但是國民黨的敗壞，他們卻都逃避不了責任，尤其是CC，從開始主持黨政以來，一直到今天，每天他們只在爲自己的「政治生命」求延緩，他們竟黨來這日子，竟黨來吃飯，但是革命毀滅在他們的手裏，多少忠

真的黨員，爲他們所迫害，多少有爲的同志，爲他們所壓抑，在「黨」裏面，他們將逃不出公正的裁判！逃不了黨員們的「清算」！

中共把CC系的首領，列成了四大家族之一，他們認爲CC系是國民黨中的死硬派，頑固份子，是策劃三年內戰的主要罪犯，所以CC系不但在黨內引起了反感，在黨外更結深了仇恨！這血淋淋的債，誰都不會輕輕

地發落他們罷。

當今天全國朝野渴望和平的時候，CC系還執迷不悟地發動一個主戰派，想和南京主和派的政治相抗衡，還想利用官場的矛盾，造成一個不協調的政治氣氛，還想模仿蘇聯來一個復辟運動，還想……也許誰立夫腦海裏所構成的圖案，還不止於此，想筆者無能代他想像，然而從他今天的「活動」看起來，他還是一堆心一未死，況且CC份子，還到遊蕩伏在每

一角落裏，以爲的滿地會爲麻痺，我們不難想像，但是在他們臨死之前，一定還要作這一番最後的掙扎！

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假使讓人民今天來公開審判CC的話，他們的罪名，已經是份份的定了，奉勸走入窮途末路CC系的頭目們，應速應知勸馬，回頭就是生路，別讓人民要剝你們的皮，揭你們的醜，那就不再懊悔也來不及了！

（二月二十六日寫於南京）

桂系無系論

遊僧

桂系是楊永泰貢獻削藩論時加給李白的帽子，事實上，桂系無系，確爲定論，况李代總統今日面對全國，更應擴大胸懷，延攬才智，益不可有派系之分了。

「桂系」在今天是一個最流行的名詞；到底桂系否真有系呢？所謂系乃是一個政治的小團體，至少具備幾個重要條件：1.團體經濟，2.幹部政策，但這幾個條件，桂系本身可說是完全沒有！

發展個人財富……雖然它有安徽與廣西兩省的地盤，如果能沒有團體經濟……修築鐵路C或者政學系他們有計劃去做，到了今天至少也有了團體經濟的基礎，以皖省的大宗出產來說：麻，豆，米，豬鬃毛，茶，等類；其收入之豐，真大有可爲！但李品仙治皖十年，其餘部富貴懸殊，如戴少英，王邦彥輩，早已成爲豪門，在上海香港過他們優閑的生活，而退隱李鶴齡於大別山，流汗的善良幹部，則大多數有家歸不得，淺落江淮，典當度日，最近夏履裁員，八桂子弟的失

業，其飢寒慘狀，無人問問！這雖是時代的悲劇，但由此可知桂系實無團體經濟建設，任由各人發展其私人財富！沒有同情，沒有補助！連上海的杜月笙的幫會組織都不如，還成爲系嗎？

各人自生自滅……廣西子弟真苦，他沒有幹部政策……向外發展！人們會以桂系視之！而加以排擠，一個大學畢業生，在外謀一份科員甚至辦事員都不易得！現在中央各部院，八桂子弟真如鳳毛麟角，處長以上的官爺，更是絕無僅有，沒有互助，沒有領導；無怪他們相信風水：「廣西的山多是獨立峯，沒有連帶關係，它不像安徽，浙江，廣東的山，是連成一氣的」這說雖近無稽，但由此可知他們都在獨立作戰，自生自滅！沒有人來吸引，更談不上有人栽培！現在廣西居然出了李代總統，這像徵着這條

龍藏有頭，沒有後身，我真擔心它如何拉得上去？如果他們真像各系一樣的做法，層層領導，分門培植，逢孔就鑽，有缺即補；八桂子弟會大批的失業嗎？難道他們不是人才嗎？各省同鄉會尚設有青年指導會與輔導處，廣西連這一點都沒有，還成什麼團體？用人唯才，李代總統似乎還沒有這種魄力。

現有武裝力量……目前廣西的武裝力量，這武力：完全靠地城黨念風煽情來維繫！所以有人這樣說：「廣西無系，完全是一家長制度，他們祇認識它的家長李宗仁，白崇禧，而李白二人也看他們如子弟」這種說法是非常的正確！這家長制度底形成，到還堅固，可是沒有幹部政策，無從滲透新的力量！這家長是保守有餘，發展不足！加以大哥在上，小弟沒有說話餘地，許多老而無用之輩，佔着上層職位，青年有爲者，無法抬頭！李白不失爲賢明的家長，可惜大無能，繼起無人！家長艱苦創來的產業，是否能保持久遠？恐怕一代不如一代了！

或謂：李德鄰自有它的一套，他在去年歡迎副總統時會說過：「我是南人，能獲北人來支持，我是中國人，外國人一樣的歡喜我！」正因爲他有一「中國一家」，甚至天下一家的理想！他會忽略了派系的組織？那就非筆者所能知道了。

北平王 葉劍英

Y. P.

他現在是北平最高的統治者，有人叫他「北平王」。過去他是中共對外交涉三騎士中的一騎士，他與傅作義簽訂了有名的十三條，不用兵戈血刃，解放了北平。他對和平代表說：「你看我革命都革老了，難道還希望人民流血嗎？」

國共開始議「和平」以來，葉劍英該是一個紅得發紫的人物，人們對他的名字，早在三年前就極熟悉的了，而這次「捲土重來」，卻更會在人們的腦海裏，印下一個深刻的影子。兩個月以來，中外報紙用葉劍英為標題的消息，幾乎無日間斷，當他日已回憶起那井岡山時代，二萬五千里長征的那些往事，他一定會得意地微笑了！

中共的人民日報，讚譽葉氏是一位機警的外交家，精明的政治家，有魄力的軍事家，這也不過份其辭，從他和傅作義簽訂的有名十三條不用兵戈血刃來解放北平看，從他的過去以及在政治舞臺上所扮的殺手鐮看，從他用兵參贊軍機看，確實是名符其實的，在中共的人物中，可算得是佼佼者，尤其在這次「解放北平」之後，葉劍英已經在功勞簿上，記下了大大的一筆功勳。

葉劍英、周恩來、董必武，這三位一直都被譽為共黨對外交涉的三騎士，而國共談判，葉劍英總不會缺席，他成了中共幹練的外交人才，這一次國共談判，他首先在故都掀起了局部和平的浪潮，他又在北平公開地接待了政府人民的和平代表，他已經儼然是共黨的正式代表了，我們可以預料到，在未來的國共正式談判席上，他將有一個位置，是無可懷疑的。

葉劍英在今日是北平最高的統治者，有人叫他「北平王」他現在負責三個重要軍政機構，一個是軍事管制委員會的主任委員，一個是北平人民政府的市長，一個是國共聯合辦事處的主任，真是集

大權於一身，兩肩挑重担！可是葉劍英他並沒有染上「帝王」的習氣，他沒有住亭台樓閣，他依舊要別人稱呼他一聲「同志」，他仍然住在瓦屋的平房內，穿着那套油舊的棉軍服，他沒有官堂架字，沒有絲毫布爾喬亞的作風，對人們依然那樣地和藹可親，成天地有工人、學生、老百姓，或者是大學教授，學者名流去找他，他一個個地親自接見，有什麼問題，有什麼困難，都代他們當面解決，如果說共產黨在收拾「人心」，那麼葉市長一定是遵照了黨的指示，在「收拾」北平的「人心」。

沒用血刃代價來換取的都市，在彼此是敵對政府的狀況下，來行使這「接收」工作，確實是相當「棘手」的然而葉劍英的「接收」北平，卻有條不紊，兩個月以來，北平居然沒有鬧出更多更大的事件，這不能不說是葉的機警明智所致，共軍進城以後，首先頒布了幾條文告，也可說就是「法律」，

(一)保護城市全體人民，生命財產，希全市市民，嚴守秩序，各安生計，如有革命份子或其他破壞份子，乘機搗亂搶劫破壞者，一經查出，定予嚴辦。(二)保護民族工商業，凡屬私人經營之工廠、商店、銀行、倉庫等一律保護，不受侵犯。望各業員工，照常生產，各行商店舖，照常營業。(三)沒收官僚資本，凡屬國民黨反動政府經營工廠、商店、銀行、倉庫、鐵路、郵政、電話、自來水等均由人民政府接管，其中如有一部份民營資本經調查屬實者，當承認其所有權，所有在官僚資本企業中供職之人員，在人民政府接管前，均照常供職，並負責保

護器材機器、圖表、賬冊檔案等，聽候請領和接管。保護有功者獎，怠工破壞者罰。其誠意總總顯露者，在人民政府接管後，准予量才錄用。從這兩個文告去看，我們不難看出他們對資罰如何說明，對人民如何獎懲，這種「安民」的方式，會將使「人民不」安一嗎？

在中共還沒有解放北平以前，一般對於他們的政策，都是抱着疑忌的態度，尤其在敵對政府的宣傳主義下，讓他們盤旋在人們腦海裏的，只有「恐怖」，「破壞」，「排殘」，「壓榨」這些字眼，然而當解放軍們踏進了這文化古城之後，給予人們的印象，一天天地改變了，一位六十多歲的老者感嘆地說：「時代究竟改變了，我在這北平親眼目睹來去前後後的十個市長，卻從沒有見過像葉劍英這樣的人物！」

葉劍英他認為不但要「安民」，而且要「保民」，所以發動了北平全市人口總清查的一個緊急措施，如果說北平過去也「清查」過「戶口」，葉市長一定會笑，因為他所查出來的戶口，至少有五分之一是從來沒有在北平有「戶口」的，在清查戶口的階段中，被判為反動份子的黑名單，日有增加，也許葉市長正在尋找些正「戶口」，讓他們彼此有一個「見面」的機會。

葉劍英接待了京滬兩地的人民和平代表團，他作了六國飯店付賬的主人，然而他覺得這筆賬應該付，因為這是在為「人民」付賬呀！他不承認中共是「好戰」的，而且肯定地指出「好戰」的是一國

共開始議「和平」以來，葉劍英該是一個紅得發紫的人物，人們對他的名字，早在三年前就極熟悉的了，而這次「捲土重來」，卻更會在人們的腦海裏，印下一個深刻的影子。兩個月以來，中外報紙用葉劍英為標題的消息，幾乎無日間斷，當他日已回憶起那井岡山時代，二萬五千里長征的那些往事，他一定會得意地微笑了！

民黨反動政府」，他說「和平」是中共的一貫主張，中共革命的目的，亦就在爭取「和平」毛澤東主席對十會議不辭辛苦勞瘁地從延安飛到了重慶，爲的什麼？這不是爲的「和平」！擴戰停戰協定的是誰？這不是國民黨反動政府！所以他說要追究戰爭的責任，捨國民黨之外，別人沒有絲毫的責任，他憤

然地對和平代表說：「你看我革命都革老了，難道還希望人民流血嗎？」他又說「如果國民黨能夠同意求和，則中共願使和平儘速實現。」葉市長也未免大謙虛了，從他的皮肉上，頭髮上，我們或者可以看出他是「老」了，然而他的「雄心」，他的「志氣」，並沒有「老」呀？就說是

「老」罷，我們也只好稱讚他「一老當益壯」！我們聽聞他這幾年來的奮鬥史，我們看看今日的彭炳功績，橫路並進，虎視中原，誰又會相負，他已經是一個年近百百的人物？但願他說的話是與內心相符合的，人民只要不會流血，天下那管不是大同世界嗎？（二月二十六日寫於南京）

俞大維明哲保身

張立

這個年頭誰不想明哲保身，俞大維當然也不能例外。

說起俞大維，很少人不知道他。抗戰期間，任軍政部兵工署長甚久，雖然這不是他的本行，但是他能够守得住崗位，而且做得還不錯，中樞頗賞識他。就是對部屬，他總關懷他們的生活，在重慶時代，兵工署的福利事業誰都知道是辦得不差的一個，在那種物質條件很困苦的情形下，已經算最好的了，但他有時也向人申訴他的苦處：

「抗戰帶來困苦的物质條件原在意料中，這可苦了當主管的，要管部屬們的衣食住行，連部屬太太孩子們的柴米油鹽樣樣也要管到呵，真難做！」雖然這是近乎牢騷的話，但他對部屬們顧慮之週到，這是有口皆碑的事實，因此，他獲得了一「婆娑」的外號，不僅他胖胖和藹的外表像婆婆，同時他還具有着婆婆的心腸。

勝利後還都，他才當了交通部長，規劃全國恢復交通的事情，那時候國共雙方用兵，時而修復，時而破壞，這可難爲當交通部長的了，他時常對人說：「別看我當部長，我這個交通部長是份苦差使

次他被周恩來弄得面紅耳赤，後來祇有從袋裏掏出黑眼鏡來戴上，以作掩飾。

俞爲美國留學生，政府要他當交通部長一部份的原因也是對付美國人的，希望美援會源源而來，政協一開任政府的代表，也是如此。以博得馬歇爾的同情與幫助，聽說他與馬歇爾的私人情誼很好，中國人都講這一套，但是這盤算落了空。

在內閣中，俞是三朝元老，自孫科組閣後，他便感消極，主要是他對大局的苦悶，待共軍到了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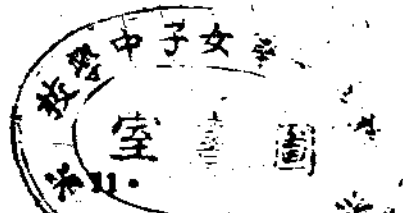
自動起來，保衛自己的家鄉，後聞李濟派氏到廣西玉林，張氏親率手槍兵三十餘名，赴玉聆訓，在廣西興業被桂專員梁朝璣誘殺，李濟派因張死，曾經痛哭失聲，可見李之重視張氏！張被殺後，其夫人林氏（中大學生）立誓替夫報仇！仍統率舊部，以反對征兵征糧納稅爲號召，打倒貪官污吏爲口號！在去年五月間，該部會一度攻佔廣州灣（即張瑞貴司令部所在地）槍斃國民黨部書記與糧官多名

何畏強在十萬大山

令姚槐氏，對該部甚爲頭痛，在去年也曾派保安團去進剿，但他們也學會獨眼龍劉伯誠那一套，「小雞大！大吃小！」在險峻的山崗上，這些保安團也會吃過大虧；現在何部已與越南革命領袖胡志明有聯絡！聲勢日大，一般開散軍官，與那些逃兵投的農民子弟，紛紛上山參加！現在龍州，凌雲，武鳴，賓陽，貴縣，均有支隊組織！力量也不容忽視。不過他們奉命潛伏着，未到發動的時候罷了。

何畏強部現潛伏在十萬大山，有人槍約八九千，該部異常飄忽，有時會到廣東之防城，在廣西的上思也發現該部的蹤跡，去年南寧武鳴也有何的部隊到來取糧，收繳鄉鎮公所的槍枝！廣西保安副司

形成組織的部隊，至於廣東的海豐，台山，寶安，每縣都有千餘人出沒！這些力量，誰敢說不是星星之火呢？如果我們再加上廣東的共軍實力；曾生的東江縱隊九千餘人，白家駒的海南縱隊二萬餘人，武裝人數就差不多與省防軍相等了。這些力量我們敢小視它嗎？



李濟琛的武裝力量

逍遙

以蔡廷鍇做王牌，十九路軍為骨幹，在廣東的南路，廣西的十萬大山，都佈滿他的武裝部隊，還有三羅的幾萬子弟兵，誰敢輕視他的力量？

不久以前，曾有一段簡單的消息，刊載於某報端，大意是說：「李濟琛氏，在石家莊發表談話，擬號召在粵軍官，現役軍人，一致起來！打倒國民黨腐惡的殘餘勢力！」並聯合蔡廷鍇、郭沫若、茅盾、林一元等二百餘人，發表一宣言，強調徹底革命的的重要，主張清算戰犯！這些富有刺激性的新聞，曾經使一般關心時局的人們，心理上增加了一層憂慮與懷疑！到底李氏在中國有多大的力量呢？他是否像民青兩黨一樣買空賣空呢？

蔡廷鍇是「張王牌」

李氏的基本力量，無疑的是當年名聞中外的民族英雄蔡廷鍇了。也可以說此公實在是民革的一張王牌，自從民二十二年人民政府失敗後，十九路軍的威名，好像泥牛入海，不復被人注意，而過去最出風頭的幾位師長，如毛維壽已早年病故，張炎在抗日期間被人誘殺，區壽年在黃汎區會戰被俘，現在僅存譚啓秀與沈光漢二將。而十九路軍的中下級幹部，多屬三羅（羅定、雲浮、鬱南）子弟兵，在粵桂淪陷時期，蔡氏為收容幹部，準備東山再起！會命譚啓秀與沈光漢氏組織「三羅人民武裝指揮部」，成立二十四個大隊，每大隊約等於一團兵力，人槍共二萬餘，譚氏就職那天，李濟琛會親臨致詞，并舉行一盛大的閱兵儀式，頗獲當地軍民熱烈的擁護；勝利後，譚氏始將部隊解散，但幹部與士兵，仍散居幾縣的鄉村，隨時可以化零為整，祇要蔡老總（一般百姓稱蔡氏）一聲命令，在二十四小時內，即可組成兩個縱隊。

張炎部又活躍南路

張炎是一個極幹練的少年將才，他的部隊分佈在靈山、合浦、吳川、茂名、化縣等地，人槍約五千，配備頗精良，並有些重武器，美式的湯母生、

卡賓在張部的娘子兵肩上也發現，當任仰相繼撤守，張氏即在各縣驅逐縣長，舉起義旗，號召民衆（上接第十一面）

劉不同炮轟孫太子

金戈

劉不同與衆不同，本刊第九期已有文介紹，此公黃埔畢業，受過革命的洗禮，現任金陵大學教授，為人爽直大膽，不畏權貴，自稱是中山先生的忠實信徒，遊學中山先生的遺教，年來不滿政府的貪污低能，不惜口誅筆伐，連總統也在被抨擊之列，頑固份子，恨之入骨，視他為大逆不道的叛徒，提議開除他的黨籍，甚至有人想利用特工殺他，黨報也罵他為國際間諜，號召軍警連串的逮捕，並且封閉他所主辦的大學評論，這一切的迫害和威脅，不僅不能使他軟化，相反的愈挫愈奮，近日更致書孫太子，文長數千言，從國民黨歷史講到近事，真憑實據，罵得痛快淋漓，其中擊中太子要害的，有下列數事。

追買房屋，太子位高多金，中國國大都市，無不有私人官邸，而且建設浩大，報載太子倉皇南下時，料想京滬不守，地皮房產，恐為中共清算，不惜以權勢壓迫中央銀行以六十五萬元港幣承購，社會人士為之側目。

袒護情婦，太子情婦藍麗小姐，明眸皓齒嬌小玲瓏，甚獲寵愛，敵偽時代，藍在滬上頗為活躍，儲金極多，勝利後，為軍統頭子戴笠逮捕，但價值六十餘萬美金之類，早經法院沒收，太子在兵荒馬亂之際，立刻手諭主官部門賠償，聞者大動公憤。

以上四事係劉先生根據報載所函責，如太子不予聲辯，則係默認無疑，從前TV宋曉楓傲慢，目空一切，經傅斯年先生一炮轟垮下台，現在劉先生的大炮，又向孫太子轟擊，並且公開要他辭職，不知大少爺脾氣，能予反擊否？記者多此一問！

建築別墅

太子留學美國。平日養尊處優，極懂得享受，在民窮財盡的時候，化了數十萬美金，於止明水秀的陵園，建富麗堂皇的住宅，國大期間，來自民間的代表諸公，曾結隊前往參觀，說他門房的寢室，也比任何人的住宅漂亮，太子豪華於此可見。

倉皇南逃

宿蚌會戰失敗，陳劉二將，行將飲馬長江，兵逼都門，太子恐怕被俘，即下令行政院遷穗，倉皇失措的情形，史無前例，各

春風和煦話大局

· 潞英 ·

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鶯亂飛，春風給大地帶來了和煦，和平使者給人們帶回了佳音，大局有了新的轉捩，南北兩個大司令塔，正在掌握着幾億人民未來的命運！

「和平」醞釀了近兩個月，在季候上，從殘冬拖到了初春，在地理上，從南方拉到了北方，在人物上，包羅了全國各黨派，在歷史上，寫下了這最不平凡的一頁！

居然，在這和煦春風的今天，負有「叩門」任務的上海和平使者代表團，給人們帶來了一個興奮的訊息：「和平前途」甚大，國共下月，正式和談。人們壓抑得透不過氣來的心臟，才可以稍稍鬆弛地舒一口氣！

銀翼的和平號專機，把四位和平使者從上海送到了北平，飛到了石莊，又載回到了南京，它的負荷，該是多麼沉重啊，多少人們把希望寄托在它的兩翼上，終於它沒有讓人們失望，圓滿地完成了任務，讓南北幾十年不通音問的弟兄，從此可攜起手來。

上海和平代表團的成就，奠定了國共和平的一塊最堅固的基石，大局的轉捩，也就從此有一個新的開展，軍事原是政治的一種手段，革命的目的亦在求取和平，從這兩個大前提來看，國共雙方一直都是在以和平為號召，尤其在舉國人民嗚呼望治的今天，反在人民高於一切的大前提下，國共雙方的攜手，已勢在必然。

首都故都南北兩個司令塔，就在這幾天分別在舉行重要的決策會議，南京方面從李代總統南巡前後，各方面的軍政大員，由各地趕到了南京，張治中，張羣，程潛，白崇禧都作了李代總統的貴賓，二十八日總統府的一席盛會，可說是羣英薈萃，針對着中共的和談條件。作一翻縝密地商討，預備來一個旋乾轉坤的大翻身，而同時在北平，毛澤東召

集下的中共首要和各黨派民文人士，也是冠蓋雲集，周恩來，董必武，李濟，李德全，沈鈞儒，郭沫若，譚平山，張伯鈞，章乃器，都紛紛地從陝北，瀋陽趕到故都，也正是爲着全國人民所需要的和平問題，廣泛地徵詢各方面的意見，預備對政府使出最後的一套殺手鐮。這南北兩大會議的進行，將左右了幾億人民的命運，他們是人民的主宰，可是人民正伸出了手，向他們哀求地呼籲：「還我和平罷！」

前些日子，南京廣州之間一些不愉快的景象，可是由於李代總統的不惜躬身降尊卑，親臨孫科院長，掃除了撲朔迷離的京穗之間的陰霾，官方人士井直接地說明：「京穗之間已無距離，若謂距離，僅地理上之距離而已。」這個曾經一度橫阻在和談聲中的一大暗流，一重霧，已經無形地消失了，李孫之間的不愉快，從此可以告一段落，這不但爲和平前途除一障礙，而且爲和平橋樑上，更增加了一根支柱。

曾經堅持不離開廣州的孫科，終於在二十八日也搭乘了中美號的專機，飛到了南京，儘管說孫氏的這次來京，對李代總統的訪穗，是一種「報聘」性質，然而這不能不說又是一個有利於大局的好跡象，主持責任內閣的行政院，是決不能和中樞脫節的，孫氏能够慧眼識大體，可說得是一翻明智之舉，固然他或者在顧慮到他個人未來的政治地位，而在朝野的眼光看來，至少可以廓清很多謠言，解釋很多誤會，此外孫氏又在最近的中外記者招待會上宣布了政府裁軍的計劃，以及他的和平理論和主張，一切的論調，都似乎是爲了一顧全大局，中

共輿播說孫院長的作風「可愛」，在這一點，我們也有同感，確實覺得「可愛」！

再看蔣居奉化，已告退休的蔣總統，最近已經不管有什麼對外面發出來的命令和指示，幾位軍界首要謝錫山，白崇禧，何應欽，都會經與他用書面的或黨派的聯絡，勸他不要再捲入到政治紛爭的渦裏去，并且建議他出國一行也許蔣氏很願意採納他們的意見，奉化僅僅是成了他的一個休憩之所，而不再是一個負有若干使命的「重鎮」。

外籍記者最近曾經對我國的現況，有一段樂觀地報導說：「觀察家認爲：如無意外發展，打破和談計劃，中國的內戰已可告一結束。長江兩岸雖有數百萬軍隊對峙，但不致再有大规模軍事行動。國共雙方對於談判解決一節，進行已久，非遭極大挑戰，當不致恢復作戰，零星衝突仍不免有之。共方似正集中注意於長江北岸佔領區域內的政治經濟改革，李代總統則電兩大本問題，（一）與共方開始正式和談，（二）依和平基礎團結國民黨，勿再繼續戰爭。」根據以上的報導，我們不難看出望了三年多的意向，「放下槍桿，攜起手來！」

立法院也在南京復會了，這國民代表最高機關的機構，似乎也準備以「和平」問題爲本屆院會的主要議題，遺憾的是廣州還居居然要唱一齣對台戲，不能像孫院長那樣的一顧全大局，我們真願要這些立委諸公，平心靜氣地想想這打了三年多兄弟鬩牆的慘劇，嗅一嗅這滿地狼煙的烽火味，千鈞一髮之際，還容許自家人意氣用事嗎？化陰霾爲晴寬，使戾氣爲祥和，幾十年的仇恨，都可以攜起手來，爲什麼又要斤斤計較於一個復會地點的爭執呢？

春風給人帶來了一團和氣，天下沒有解決不了的紛爭，世上也沒有不散的筵席，大局的開展，我們可預卜就是在這雜花生樹，羣鶯亂飛的季節，上海和平使者帶來的佳音，我們希望這是一個事實，而將永遠成爲事實，讓人民可以休養生息，讓國家可以建設進步，我們要珍重這一支黃帝子孫的血統，我們應該把眼光投射到世界上每一個角落裏去，和談如果成功，南北應該永遠無間，全副必須完整一統，自己的紛爭，自己來解決，別讓一塊完整的海棠葉，撕毀在自家弟兄的手裏！

（三月一日寫於南京）

劉維熾身陷重圍

平莊

劉維熾之所以被控，是中紡公司之CC派，聯合青年黨和東雲章留下的幹部，為了本身的利害，向劉下總攻擊令，刻劉已身陷重圍，是否能夠突圍，要看太子派的兵力了。

二月十九日上海各報登載着驚人消息，大意是國營中紡公司各廠廠長，以該公司董事長工商部長劉維熾，自接事以來，各種措施與公司組織大不相同，除數度利用職權支取巨額款項外，并任用私人。為保全中國人民八年對日抗戰所換得之國家財產意見，特揭發劉氏八項濫職貪污行為，并通電中樞請予澈查云。

報上所登八項濫職貪污行為，讀者當已看到，本文不再贅述。這一件事情，當時轟動了整個上海，第二天全國各報皆以顯著地位刊載此一重大消息，官方亦極為重視，劉氏本人并且特地從廣州不辭跋涉的趕到上海，親自來處理這件控案，事實真相還未判明，監察院正派監察委員何繼周兩氏，在滬進行調查，相信總有真相大白的一天，但是官場中的事情往往并不簡單，劉氏是否有濫職貪污的行為不敢言，不過據控告的各廠廠長說，他們所列舉的八項，皆係事實，而且確有證據，此點姑且不論，現在我們所要知道的劉維熾為什麼會被控？它的內幕又如何？這一定為讀者所樂悉的。

制中國從日本那裏接收過來的在遠東規模最宏大的紡織企業，那時的董事長是經濟部長陳啓天，（後來經濟部改稱為工商部）陳為青年黨巨頭之一，何嘗不想染指，別的不說，如果青年黨掌握了中紡公司青年黨黨員的飯碗大部份可以解決，因為怕人指責，遲遲不敢下手，後來宋子文跨了台，東雲章辭過一次職，依照官場的習慣，宋剛走不好意思立刻照准，來了一個慰留，那知宋請示了宋嗣後，真的留下不辭了，青年黨雖然沒有辦法，可是心裏面都有苦說不出，祇有靜待機會。後來經過張羣的試行責任內閣，國民大會召開，行憲內閣正式產生，東雲章知道以後的事情不好幹，那時宋子文已發表廣東省主席，需要老幹部南下，幾次來電囑東去粵，東便決心求去，幾次三番的請辭。陳啓天便准了他。這下機會來了，派別人接管，青年黨不答允，而陳也不放心，如果派青年黨的人繼任，又怕人家指責，於是考慮的結果，由陳本人兼總經理，這樣豈不是兩全其美嗎？但是問題來了，在陳接事不久，中紡公司的員工為要求發給職工遣散費一年，弄得陳啓天大發脾氣，左說右說，不肯接受。陳感到頭痛之至，覺得由自己兼這份差事，實在不是玩意兒，決

定還是派一個人。後來翁文灝推薦顧毓琇，顧曾任全國經濟委員會秘書長，以政治派系來說，他是屬於CC的，自全國經濟委員會撤後，閑散無事，在翁文灝奉令組閣之初，原想弄一官半職，結果沒有份兒，這會碰上這個機會，說好不好，說壞也不壞，中紡公司是國營企業中最大的一個，幹了再說，於是走馬上任。至於陳啓天呢，翁相國推荐的人怎麼好不接受，何況顧又與CC有關，否則，得罪了CC也不好辦，一方面對國民黨也有個交代，落得做個人情，在這種微妙的情形下，顧毓琇算是進中紡當了總經理，但董事長一職，仍法定由工商部長陳啓天兼任。顧在政治舞台上混得很久的人，懂得做官那一套法術，與陳當然有某一種默契，這默契就是顧用人陳不干涉，陳要安插人顧當然接受，顧知道不能不賣這個賬，免得麻煩，這樣總算平安無事。

翁文灝以改革幣制失敗後，掛冠而去，孫太子登了台，把青年黨原來的那兩個部減少了一個，併吞下左舜生的農林部，安插太子系的巨頭劉維熾的農林部，中紡公司的董事長便跟着換了劉，以為這是太子系的天下，從僑務委員會這種窮機關跳到工商部，那種氣派還得了得，何況工商部下面還有這麼一個有錢的中紡公司呢，當工商部長是爲了名，兼中紡公司董事長是爲了利，如果弄得好，豈不是名利雙收。可是就任部長後，便往上海觀察中紡公司，在當時劉頗想把顧毓琇換了的，後來覺得直接接事即換人，恐怕外間會有批評，得罪黨內的派系在目前還非其時，不換又不好，這塊已經到嘴的肥肉，在別人手裏總放心不下，靈機一動，來一個妙計，仍舊要前經理東雲章回來，這一手對顧無異是一記將軍，顧形勢受得了，雖然東雲章不肯回來，但顧對劉之懷恨在心，已成定案，這是倒劉的一大原因。

劉眼看東雲章不作馮婦，祇好先將董事會改組再說，這是第一步。董事會的責任秘書彭奕迎，是劉的私人，他直接開接的對顧處處加以牽制，不論在人事上與業務上，動輒一牽董事長論，以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態勢，機給顧看，這對顧是一大刺激，無異是要顧幹不下去自亂陣腳，顧那裏受得了小小秘書的氣？這筆帳當然又算到劉維熾的頭上，更加勢不兩立，這是倒劉的原因之一。

然而真正倒劉的導火綫，還是董事部公女，孫九娘及遺位挾天子以令諸侯的主任秘書彭奕迎的鉅額公款貸和房屋動了衆怒。中紡公司高級職員中，向員工福利會登記，要求公司當局配予房屋者達二百餘人，爲什麼後來居上？一經查悉，一切的憤怒，怨氣，都集中在劉的一身了！

假使再切實的說，倒劉的真正原因，是中紡公司的CC派，聯合了青年黨，并且爭取了一部份東雲章留下的幹部爲了本身的利害，向太子派劉維熾下總攻擊令，這是孫開的一場惡戰，誰勝誰敗，還在未定之天，但無論如何，這總不是國家之福。

夏威替方天守門

端木陽

贛北風雲吹來了夏威

登廬山高處看湖口風雲，那寂靜的浩蕩長流無言的向東奔馳。但是自帆影索落氣象森嚴的緊張情勢中，愈發的體會出江西的門戶，更愈發的迫近了硝煙氣味，多少人把新的希望寄託在和平的信號裏，然而擺在目前的却是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情景。

「備戰求和」這是方天應付現階段江西的唯一對策。目前綜合了江西的現局在沒有巨大的演變前，方天還執行着「服從中央意旨，努力爭取和平」的大目標，但在小的節目上却和各民間的機關的首長們要求着「充實地方自衛力量，竭力安定社會的秩序」。

但是江西在目前拿甚麼來充實地方自衛力量呢？時間並不容許他從容的佈置，他所計議加強地方團隊的措施，在這個人財兩缺的緊張時候，恐怕將使這位過去會是疆場上猛將的英雄，感到了悵然吧！

現在活動於發源方面的熊兆仁部和德興方面方志承部兩股土共，自祁門，燃嶠山而意圖南竄擾亂貫通浙贛大動脈的浙贛路，人數足近三千多，這已經使地方團隊窮於應付的了。但是在粵北匿居的林鏡秋那二千多人，在贛南新豐，和平，九連一帶也開始呼應着地方的緊張氣息而有所活動了。這兩方面的土共活動，就是新贛任的方天所負的沉重包袱，已經看出吃累了。但最主要的雷達雷鈞之壓倒

的重力威脅，還是江西西北戶沿江道道的防戰，以星子，彭澤，湖口，瑞昌作拱衛九江的防禦，却隨着長江北岸張體學和張國權二部共軍自鄂東英山坂春的邊境，開始向沿江移動情勢，而使江西感到面臨重大的危機。

時局愈是沉悶。謠傳愈是紛紜，從九江感染的被動不安動態。很快的走進江西的心臟南昌，先從商家和公營事業忙着手疏散到富人搬家避難，一連串的惶惶影響了整個的局面。就在這時，屢次傳說而未兌現的事實演出來：第十三兵團安徽省主席夏威將軍，在將江北黃梅，廣濟一帶的防務佈置妥當，竟自到了江西的門戶九江坐鎮。

一個省份，兩個主席

當江西自身沒有力量來防禦這沿江的防戰之際，華中總總却不能放鬆了這道防綫的。然而湘贛顯明的擺在長沙綏署的勢力範圍，江西主席方天將軍是程頌雲主任的股肱，這是華中方面所不能不考慮再三的。

無如事實上迫切的需求，自武漢到南京的江防，確需要大軍防守，近月來是非常明確而具體的，所以江西的北門九江很自然的順理成章的由夏威看守。

九江從一個月前就宣佈着夏威要來，但是距離不過是二百里路的江西首治南昌，却一點也不會披露這一消息，直到十三兵團佈置好了防綫，省會南昌的報紙才有一條輕描淡寫的

夏威坐鎮九江的消息

在江西的地盤裏怎的走進來安徽省主席呢？許多人都為這個錢的事實而迷惑了。而更奇怪的是安徽省沒有全部被淪陷，怎麼省主席却到隣省去坐鎮呢？這祇有拿軍事需要及夏威兼主軍符來說明了。

夏威將軍就任安徽省主席的寶座，論時間尚不够半年，但這半年安徽的演變却太動人了。從徐州撤守以後，兩淮的平原和宿蚌之間廣大安徽土地，都因作戰失敗而易手了。夏威那套八有三公，四商四求的主張和政策，因戰局關係都無法和三千萬的皖人來兌現，而他的省治一再的往南遷，從合肥搬到安慶，中途還遭遇到共軍的突擊。

江北六大兵團的失敗所招來的安徽劇烈的演變，夏威將軍的痛苦也是與日俱增的。從廣大淮北平原撤守後，安徽省府只僑居在皖南的一小隅裏，比起李品仙主皖時代的聲勢，自然要衰弱得多，但這並不是夏威比不上

李品仙，而是夏威沒有李品仙的際會好。

由於夏威一點一點的往南移，漸漸地就愈接近了他的南隣江西，而且爲了江西對於這來自北方的對岸壓力無法應付，夏威的第十三兵團正好接收了這道新的防務，保衛這稱爲江西北門的九江。

老實來說一個省裏，擺進兩個主席來，任是怎麼來講也是不大合式的，何況又是在緊張的時局裏呢？所以夏威到了九江，做爲主人的方天始終是避免談這件事的，他只在離九江有三百里的南昌做他的政治革新工作，而夏威呢也絕口不提安徽的事情，只是做爲一個坐鎮九江的將軍之存在。

那麼今後的安徽往那裏走呢？那個設在安慶一隅的安徽省府，沒有了總揆全權的省主席是不是感到悵然呢？皖南尚有未曾被解放了的縣分，他們的政令又將在那裏發呢？這却是夏威將軍橫亘在他坐鎮到隣省以後的大問題。

江西的報紙沉默着，客氣的只稱第十三兵團司令官夏威，而把安徽省主席這個大頭銜擱下去了，是的這是江西人的看法。但無論怎樣說，這是政府偏南後一件大的地方事情。

中國印刷廠

出品精良 交貨迅速 自備電機鑄字

承蒙惠顧 定價從廉 約期不誤

廠址：林森路估衣廊三九一四一號

電話：二二二五〇二二號

承印

中西文書籍 雜誌表冊

